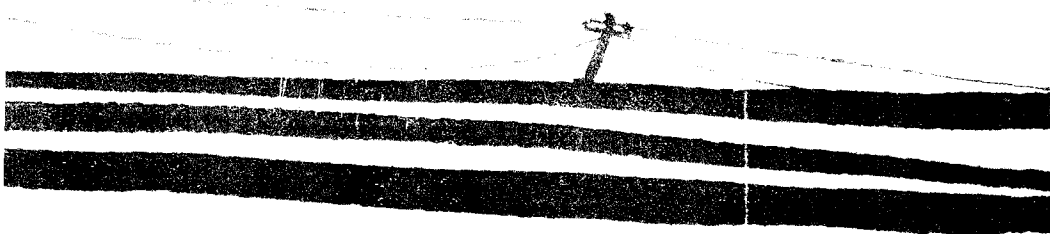


相爱在明天

何士光 著 • 贵州人民出版社





相爱在明天

何士光 著

贵州人民出版社

责任编辑 夏 凡
封面设计 邹 刚
技术设计 晓 松

相爱在明天

何士光 著

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

(贵阳市延安中路9号)

贵州新华印刷厂印刷 贵州省新华书店经销

850×1168 32开本 8.75印张 200千字 2插页

1987年9月第1版 1987年10月第1次印刷

印数1——6,850

书号: 10115·770 定价: 2.00元

ISBN 7-221-00070-0/1·30



何士尧

1986.5

后来，到了我们坐下来抽烟的时候，才都变得默然，似乎有些疲惫。向晚的风呼呼地吹着了，谷里也散开侵入的湿气。只是远山起伏连绵，四下里雾岚浮动看，天和地正连成青色的一色，画卷一般的。整个的山野默不做声，又仿佛在吐露着什么永远的奥秘。于是生命之链就缚上人的心头了，艰难地落在人的心里。一些残留在记忆日的印象，一点日子的好丝似缕的哀愁，一位乍一相逢跟着又分了手的姑娘，这些是我所卑微的灵魂一百次地品味过的，这时也接踵而来，浮在人的心上，使人的心思尖锐而执著，又茫然而游移……

经过一个痛快得早上，又经历了一个如醉如痴的下午，我和黄叔祖好象接近了。我们坐着，抽着烟，是不是应该谈一点什么呢？但并

目 录

一、雨 霖 霖 (代序)	(1)
二、相 爱 在 明 天	(11)
三、青 砖 的 楼 房	(39)
四、薤 露 行	(110)
五、蒿 里 行	(169)
六、远 行	(219)
七、苦 寒 行	(241)

雨霖霖（代序）

那时候，夜雨落起来了，一阵阵雨点从暗夜里斜过来，先打着四下里的包谷林，跟着就急促地打在瓦檐上。不久就变得缠绵起来，檐水一直淅沥作响。永远也不知道为什么，一听见雨声，人的心就禁不住彷徨。仿佛是一种亘古的诉说，有摧人肝肠的力量。后来我就提起笔来，写下了《城市与孩子》。一位评论家对此有些微词，认为它无宁是逊色的。但是，经我的手写下来的东西，今天再读起来的时候，好些都已经叫人汗颜了，而那夜晚写下的一篇，却至今还能使我向往……

那时我还在梨花屯乡场，现在我已经回到了这座故乡的城市。依旧是夜晚，夜雨也还是打在瓦楞上。你说怎么样呢？一切都会改变，只有这雨声，这夜深人静，却永远是不会改变的。仿佛注定了一般，不论我在哪儿，不论在故乡，还是远方，它都要追逐着人，搓揉着人的衷肠。

它沙沙地来了，在这夜深人静的时候，紧一阵，慢一阵。仿佛要轻敛下去，跟着又急切起来，依旧地诉说着，直截地诉说着，撇开人世间东零西碎的焦虑，撇开日子里光怪陆离的景象……

雨声还和当年一样。但院子里的梧桐却已经没有了。这之中，已过去了二十多年的时光。当年我曾经从这小楼上出发，去经受我的日子，但二十年过去，我还是回归到这小楼上。就象这巷口住着的那一位姑娘，数十年光阴过去了，她也还在原来的地

方。她的家还在那路灯下，电杆旁。

是不是呢？正象我已经十分的疲惫了，她而今也已经是两个孩子的母亲。黄昏时我看见她卷了袖口走出家门来泼水，也已经形容枯槁，颜色憔悴。一片雨声中我想起她来了，这似乎又牵引着孩提的时光……

不，这并不是一段爱情故事。能有故事的人们是幸运的，但这儿没有故事。事实上，数十年岁月流逝，我还从来没有和她说过一句话。但是，谁能解得开心灵的奥秘呢？许多年来，我都常常想起她。

我知道她的时候，我还是一个孩子，她也还是一个小姑娘。大雨过后，静静的早晨，院子里零落着梧桐的绿叶，石板的小巷也空空荡荡。我轻轻地推开院子的大门去上学，想到不能在这样的早晨多睡一会，心里觉着委屈极了。不是吗？就连斜对面的鞋匠也还没有起床。除了他那间铺子，巷子的两旁就都是青色的砖墙。我走着，但又突然警觉起来，一时间慌张了：会不会呢，在我的身后，正走着那位姑娘？

我禁不住回过头的时候，她正走在我的身后。她家在这巷子的第一个院落里，就在小路口。我们同在一间小学里念书，但女孩子们却似乎很快就变得美丽而端庄。就任她在后面那末看着我，我似乎没有这种力量。于是我忐忑不安了，有意地放慢了脚步。直到她从我的身旁走过去了，我才透过一口气来，从后面看着她亭亭的身影……

让上帝为我作证，不管是那时还是现在，我都没有爱上过她。那时我只是满心觉得，她生活在一个温馨的世界里。你瞧，她也好，她的连衣裙也好，不都这样整洁而美丽？我模模糊糊地

想到，人和人的日子，正应该是这样的。她的书包，是红、黄、白相间的颜色，下边垂着流苏，再没有比这更合适的了。至于她家的院子，则终日都紧闭着，门楣是绛色的油漆。要是哪一天，我偶然透过正半开着的门扉，能往那庭院里瞥上一眼，看见一些窄窄的青绿的叶片，那是夹竹桃吧，还有一簇簇细碎的紫红的花，那是紫荆吧，我就更觉着一种动人的神秘。那末当然了，那正是她应该置身其间的地方。要是她不在一片姹紫嫣红里，她还该在哪里呢？别的什么地方，都不是象她这样的姑娘可以居留的。

那时候，我还没有为自己设想过往后的日子。不，我还太小。还不能象诗人一样，用华丽的词藻来描绘生活。也还不能象志士仁人一样，用壮美的字眼来叙述人生。幸还是不幸呢，我一直没有能够学会这一点。但我却为她想象过她未来的日子，虽然我不知道美丽的生活应该包含哪些内容，却断定她的前路一定很美丽，总之是很美丽。我一点不妒忌，是由衷地这样想的。

日子就这样一天天过去。也许我曾经长久地忘记过她。但我又时时地看见她，知道她还在这巷子里。

但渐渐地，当我晚间再回到这小巷的时候，就已经忧心忡忡了。路灯昏黄，从窗上透出来的光亮叫人迷惘。满心是交集的思绪，暗影一般的怀伤。孩提的时光过去了，生命的哀愁已来到人的心上。一个夜晚，我走近巷口，看见夜的黑色和灯的轻影里，相对地站着一对情侣。年轻人微微拱着肩背，在他近旁垂着头的，则正是这位姑娘。她家绛色的门扉，还留着一道缝隙。天上繁星闪烁，巷子深处有轻雾荡漾，哪儿正传过来模模糊糊的声响……

我不得不说，这时我已经是一个步履艰难的大学生。同时也

不得不说，谁要以为象这样的就是生活的骄子，谁就是说不出的愚蠢。那些清楚自己是骄子的人，似乎是不说出来的。借着夜色里透过来的朦胧的光亮，我从他们的身旁走过去，谨慎地不侧过头，不惊动他们。

瓦檐在夜里缄默地斜着。前面一只小小的窗子还透着灯光，象夜的眼睛或是灵魂一样。应该说我已经知道了，这样的情形是会到来的。要是换一个人，我并不会在意。但竟然是她，又让人不觉一怔。就这样快、这样直截？怎么说呢，似乎不象我等候的情景。

我在心里摇头。……可是，我似乎也不知道，我盼望的又是怎样的情景。鲜花？海滨？这好象不过是因为屡经渲染才变得炙人，更多是炫耀的成分。就连游乐场里的追逐，也只是摹仿着孩子的游戏，说到底也还是贫乏的。从路灯下走着的时候，我开始宽慰自己。是不是呢？或许应该说，在这样的夜晚，在这入睡了的小巷里，这眼前的情景虽然有些蹊跷，也还是动人的。跟着我敲响了门，也就忘记了她，回到了自己沉重的日子里。

我还更长久地忘记她的。因为我不得不长久地离开这条城里的小巷了，到一处远远的乡下去。在我们古老而绵延的日子里，一个人的命运，好象很难不和我们的农村纠缠在一起。

但我也会有回来住几天的时候。从客车站或火车站出来，即看见我们的灯火如故，街市依旧。要说改变的话，就是更拥挤了，更驳杂了，也更严厉了。那末，渐渐地靠近了小巷，一眼瞥见巷口的砖墙，我就禁不住想起来，哦，她怎样了？

那夜晚是闷热的。小巷的夜晚并非总透着轻柔的哀愁，热天里也逼人地浊重。停在巷口一望，人们正留在路灯下，等候着暑热消退下去，许多黄色的胳膊和白色的汗衣。住进这儿来的人愈来愈

多了，院子里搭起了厨房，瓦檐下延伸着棚席，仿佛不是住在这儿，而是驻扎在这儿似的。临着巷子的一壁砖墙拆开了，嵌上了一方窗子。旁边还新装了一道门，这时正敞开着，有灯光透出来。从位置上判断，那当是原来的厨房，属于她住着的院子。走近一些的时候，我看见窗上贴着剪纸的“囍”字。显然，一对新婚的夫妻住到这里来了，是怎样的一对夫妻呢？

我没有想到是她。但她正弯着腰肢，往一张小几上拾掇着一只盘子。我看见的是她的背影。但一眼瞥见那身躯，我就知道是她了，一时间禁不住惊愕。灯光是黄色的一片，象烘烤一般地灼人。她竟留在这里——竟这样地留在这里！

于是我匆匆地往前走，仿佛要逃避什么，是我不能窥望的。我早已不再是孩子，不倦的岁月流逝，已有想见这一切的能力。这并不值得惊愕。或者说，要是事情不是这样，才是让人惊愕的。但我还是禁不住惊愕。巷子里泼满盥洗过后的污水，从竹椅和小凳之间的空隙里穿过的时候，很难不擦着人们赤裸着的腰背。我慌慌张张地穿过来，心里只是不住地问：怎么就是这样？怎么会？并不清楚我要问的究竟是什么，究竟是谁……

我从容地打量她的临着巷子的房间，是后来的事情了。是我不时又从乡下回来，再从她的门前走过的时候，才一次次瞥见的。这之中，我门面对着的这个人世，已经历了许多的风雨。我们通常把这称为历史，要来作些叙述也不是不可能，但这里就掠过去、掠过去。每逢踏上我们的巷口，我还是禁不住想，哦，她怎样了呢？但什么也没有发生，她还是留在这里。窗格上的“囍”字早已剥落了。太阳炽烈地照耀，窗台上落满尘埃；雨落起来的时候，窄窄的门上溅着泥浆……

有时候我看见她在洗衣裳，袖口卷着，手腕浸得发红，一缕

发丝散落下来，在眉宇那儿飘动。另一次她穿着一双颜色陈旧的拖鞋，一手拎着铝锅的盖子，另一只手正忙着往锅里掺水。她打她的小男孩的时候，模样看上去很凶狠，下手也很沉。有一次她显然刚刚下班回家，就失神地站在屋子里，该先做什么，仿佛还拿不定主意。一个晚上，又是夏天了，我回来的时候，她正坐在自家门前，长裤卷在膝盖那儿，腿架起来，和巷子里的几位女人聊天。长久地相处，她应该和这巷口的女人们十分熟悉。尽管这样，我从她的身旁走过的时候，又还是禁不住诧异。哦，什么时候，她认识了她们呢？

日子又一天天过去，我终于又回到这城里。常常，我和她在这小巷口相遇。快到上班的时候了，巷子里有红色的摩托车强行驶过，自行车也叮铃铃的；或者一天过去，人们归来了，巷子里有浓烈的烟尘散开，透着煤烟的气息；她走过来了，我们就迎面相遇。那时候我猜测着，她会不会认出我呢？

但一次次地，我从她的神情看来，她认不出我。虽然有数十年的朝夕相见，她并不知道我也住在这小巷里。她的眼光是散淡而茫然的。于是我清楚地看见，她明显地衰减了。肤色变得黧黑，颧骨那儿现着印瘢。她甚至不再热心装扮自己，冷天随便地穿着短袄，热天也总穿长袖衬衣。鞋子松弛了，并不时常擦拭，浅色的丝袜也留着污水的痕迹。她就这样从人丛中走过去。巷子前面的街道上排着菜摊，说不出的拥挤。她那心里，在想些什么呢？

我孩提时那样为她想象过的日子，似乎还没有到来。巷子里，人家的日光管是惨白的颜色，电泡呢，则是黄色的，现在都被夜色浸融着，藏在如诉的雨丝里。不是说，从一个人的过去可以推断她的现在，又从她的过去和现在可以推断她的未来？如果是这样的话，事情就象耳边飘忽的雨声，在这夜深人静而灵魂清醒的

时候，是有些叫人怆然的……

但又会不会，当我们看错了生活的时候，却反而以为是生活——欺骗了我们自己？

雨还不见停下来。一阵细切的轻响之后，反而急促起来了。能清楚地听见雨脚从哪儿撵过来，紧迫地打在瓦面上，跟着又急忙地赶到另一片参差的房檐上去。仿佛要趁着漆黑的夜晚，把城市一天的喧嚣，整个的郁积，都透彻地洗刷干净似的。

关于姑娘的思绪似乎已经完毕。但似乎又没有完，人的心思还如雨丝一样飘忽，还和那至今不知名姓的姑娘连在一起。怎么说呢？心灵自有它风雨一般的踪迹……

那末是了，巷口的那位姑娘没有走进她的天地，而我呢，也没有买到我始终寻觅着的那一把藏刀，这也牵连着孩提的时光，让人不思量，自难忘。

那是一把美丽绝伦的短刀，在我还是孩子的时候，它陈放在民族商店的橱柜里。民族商店那时新建起来，在喷水池旁边，至今也还在喷水池旁边。

如果需要对那短刀作一些大致的描述，当然也不是不可以。但这种描述将会是很逊色的。我们的词汇显得刻板而贫乏，我们的叙述也很难不落在窠臼里。应该说，我们还没有能力来充分地叙述心灵的奥秘。要说出那一具刀件为什么紧紧地抓住人的心灵，仅仅说它的刀刃象清霜，刀鞘如霓虹，显然是不够的。这甚至算不得回答。真的，即便这样，又为什么呢？我能说出来的只是这样一种心灵的事实，从第一眼看见它的时候起，我就被它深深地吸引了。以至完全可以说，从那时直到现在，我都满心希望能拥有那样一把短刀。这念头藏得这样深，连我自己也似乎不知道。

不必说当年我是怎样在民族商店的橱柜跟前流连了。也不必说，对于这城里的一个普通的孩子来说，那是过于贵重的。当然也不大可能以我对它的珍爱为理由，去随便向哪一位索取。那除了得到嘲笑和责备而外，还会怎样呢？我把愿望推到了往后。常常是这样，也只好如此了。

就这样，直到我离开这座城市的时候，我都没有能够得到那把藏刀。而且不清楚为什么，我看见它之后不久，那橱柜里就不再陈列这样的短刀了，一直看不见了。说我是怀着这样的愿望离开这座城市的，似乎也并不过分。但这一点我并不知道。从那以后，二十年过去了。

一九八四年九月二十四日，临近正午时分，我乘坐着的一辆车从九寨沟驶出来，抵达了松潘县城。这已到了阳光灿烂的高原上，到了藏族同胞居住的地方。车穿过县城，向回归的茂汶行进。到达县城窄窄的十字街口时，同行的祖慰要求停下来，说他要下去一会。要去买一把藏刀，他正是这样说的。并说已经打听到，过了这儿就再买不到了。

我不由得抬起头来。

照直地说，车一路驶过来，看着车窗外天长地久的山野，看着渐渐在这遥远的地方现出来的房舍，前不见古人而后不见来者，天地乃万物之逆旅，光阴乃百代之过客，人的心都禁不住黯然。即便在刚刚过去的九寨沟和黄龙寺，我也没有感觉到那种会心的激动。它们美得那样奇兀，那样清丽，在一旁兀自地存留着，也就不是人的归属之地。但这时我禁不住抬起头来，心里深深一震。藏刀，那种精美绝伦的，是不是呢？

我满心激动地站起来，同祖慰一道下车去。

县城的街头照例摆着小摊，守候着自己的一份日子。匆匆地

赶到门市部，急忙地沿着一只只橱柜搜寻过去。没有，连别的刀刃也没有。停下来，在商店的中央再环顾一次，还是没有。有的只是成衣和铝锅，都漠然而愁苦地。

相信那短刀就在眼前，得找一位久居此地的老丈询问。一问果然有的，但不在这家铺子，在第二门市部里。

我们立即动身。往北，第二门市部在十字街口附近。到了的时候，却锁着门。又询问会不会开门，说是会开的，得等营业员来了才行。但营业员要下午两点左右才来，县城的日子毕竟是悠闲的，这时还不见踪影。

我开始掏出一支烟来，停在矮矮的台阶上，事情有些渺茫了。

只有一条路可走，找到那位营业员，请求他能为我们开一次门。这说不定会花去好些时间，让车上的朋友们久等。但这无法不叫人试一试，祖慰也很赞成。

阳光静静的照耀，我们又开始探问。终于，在一家出售火柴和零食的小铺子里，我们打听到营业员的姓名。她叫热芭，家在南面的桥头。

我们赶到桥头，上到一座宿舍的三楼。热芭的丈夫是一位民警，他和善地接待了我们。但他说热芭到郎措的家里吃午饭去了，郎措家住在电影院，在县城的东边。

我不禁笑了。是这样吗？记得先生鲁迅说过，他总要上下四方寻求。事情如果非这样不可的话，那就这样好了。

我们赶到了电影院。在一座两层的楼房里，我们找到了刚吃完午饭的郎措。还有热芭，原来是一个面颊红彤彤的藏族姑娘。她并不反对为我们提供方便，但当天她刚好休息，钥匙并不在她手中，而在另外一位姑娘手里。不过，她知道那位姑娘已经

上班去了，她看见那姑娘从街上过去的……

这当然值不得诧异。不，你能希望事情会怎样呢？

我们终于回到了十字街头，面对着已经敞开的大门了。于是径直地走进去，朝着最深处走进去。已经看见了站在柜台后面的姑娘，看见许多的藏刀是陈列在木架上边的。

祖慰立即挑选起来，我却愣住了。

刀很多，各种各样的，都纷然杂陈。但又不是我满心要见到的样式，不象我儿时在民族商店里见到的，并看不出精美绝伦……

我终于还是没有买到我的藏刀，让人又一次沮丧极了。虽然那天我好歹也还是买下了一把，却是雕着龙，涂着金粉，东方式的雍容，但并不是我的心之所向往，不是的。许多年来，一次又一次的，我还买过好些刀件，有在北京香山买下的，有在阿拉伯海滨买下的，但都不是的，不是的……

只有夜雨依旧淅沥，轻敛下去又急促起来，急促起来又轻敛下去，在耳边点点滴滴。

会不会，当我渲染了那柄短刀的时候，却反而以为是手中的一柄柄——都欺骗了自己？

但又会不会，巷口的姑娘也好，我也好，我们的日子似乎并没有过完，说不定明天，或者后天，她就能走进属于她的天地，而我也就能找到我的刀刃？

雨飒飒地诉说着，长久地，亘古地……

1986.6.贵阳

相爱在明天

既然上帝把她给我
就说明待我不薄
——记不清来源的诗句

我不知道，是什么牵引着我穿过那万家灯火，而来到这临街的窗口跟前的，也许，这牵扯着日子的奥秘……

春天是喧哗地来到了，但三月里的这一天，似乎也还是一如往常，并不应许着格外的希望……整整一个白天，我还是坐在四楼里的一张桌子跟前，坐在那些装了玻璃的立柜和杂乱地迭起来的卷宗旁边，用一只蘸水笔涂改那些枯燥的、愈来愈多的简报。这当然不是毫无必要，但这不是出于我的选择，我心里恢恢的，恨不得丢开它才好。我的对面呢，也依旧坐着我那位上了年纪的同事，一位穿灰色涤卡上衣的男人，抽一种长支的卷烟，用保温的把缸喝水。他经历过“反右”斗争以来的所有磨难，而今看上去很谦和，但是城府很深，姿态如仪，说话也极有分寸，有一种含蓄而自信的眼光，仿佛他深知一切事情，也能把一切都处理得消消停停，以至我常常痛苦地想，要是我也能像他那样自如，日子也就会轻松得多了。在他的旁边，当然也就是我的旁边，坐着